

文化部提出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构想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周玮) 记者获悉,文化部提出以文化先行方式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打造,通过文化经贸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围绕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构想,文化部文化产业司、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将举办专题研讨,以加快研究推进这一战略构想总体设计和框架方案的制定。据了解,这一构想计划从五个方面展开:

——定期举办“高峰论坛”。由政府部门、丝绸之路沿线各省市、中亚五国、相关文化企业等一起,每年定期举办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共同探讨多边文化经贸发展规划、文化项目合作、文化交流活动等议题。

——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结合丝绸之路辐射范围内的优势文化产业资源,通过发展文化产品和服务国际电子商务平台、国际文化贸易展交易中心,举办文艺交流活动,开展影视剧、动漫项目国际合作,互设文化贸易中心、建设国际营销网络等方式推动文化对外贸易发展。

——文化产业融合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结合丝绸之路辐射区内的文化产业特色,通过发展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亚文化与建筑设计、工业制造、影视制作、文化旅游相融合,提升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打造有特色、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和产品,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推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带动西部产业升级、改革。

——深度结合藏羌彝文化走廊规划。“藏羌彝文化走廊”覆盖区域正属于“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中国部分的核心区域,将“藏羌彝文化走廊”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规划的一部分,加强政策和规划的顶层设计,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协调统筹发展。

——制定切实可行的支持政策。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制订出台专门的支持政策,利用现有园区基地,在丝绸之路重要省市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基地或园区,在现有的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基础上,制定针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文化产业、对外贸易等的具体支持政策。

《中国新诗百年大系》编撰工作在京启动

本报讯 为总结中国新诗诞生百年的历史意义与美学价值,传承诗歌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由吉狄马加担任主编的《中国新诗百年大系》新闻发布会5月4日在京举行。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主任吉狄马加,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王巨才,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朱庆,以及张黎、晓雪、吴泰昌、叶延滨、吴思敬、商震、石英、朱先树、查干、张清华、祁人等出席。

中国新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以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为标志,至2017年将迎来100周年。中国是诗的国度,新诗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才刚刚起步,但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百年中国新诗既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传统,又延续了“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脉络,同时借鉴了西方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凝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精神财富。

吉狄马加在介绍编辑宗旨和体例时说,《中国新诗百年大系》旨在对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百年诗歌经典作品、诗歌流派、诗歌事件进行梳理、编辑、收录。编纂体例以诗人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发表时间为入选年代,各卷又以诗人出生年代作为先后排序的主要依据,兼顾诗歌流派、诗人风格、诗歌地域等因素,收入各个年代的经典诗歌作品。

据悉,由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策划组织编辑的《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将邀请诗人、诗歌评论家组成编委会,分10卷编辑,各卷依据内容多少,有独立成卷,也有一卷分为上下编或上中下编,计划于2018年年底全部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籍云)



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去逝

据新华社电 日本媒体5月5日报道,日本作家渡边淳一4月30日因前列腺癌在东京家中去世,享年80岁。渡边曾获日本多个文学奖项,是描写爱情的高手。

渡边淳一1933年出生在日本北海道,1958年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曾是整形外科医生,在母校担任整形外科讲师,授课行医多年。渡边淳一青年时期弃医从文,开始文学创作,1970年以小说《光与影》获第63届直木文学奖,1980年以描写日本名医野口英世的小说《遥远的落日》和《长崎俄罗斯游女馆》获第14届吉川英治文学奖,2003年获日本出版大奖菊池宽奖。渡边淳一一直创作至晚年,至今已出版了各类作品130多部。

渡边淳一的作品十分唯美,专注于人物感情描写。他的小说在题材、手法和观念等方面为日本文学开辟了新的思路。上世纪80年代起,渡边淳一连续发表《化妆》《雪舞》《化身》等作品。他1997年2月出版的《失乐园》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时引起极大反响,销量突破260万册,并在国际上颇受欢迎。此后,他被称为“日本现代情爱文学大师”。

2007年,渡边一改写作说爱的风格,抛出杂文集《钝感力》,告诫现代人大感敏感反而容易受伤,要修炼“钝感力”。一时间,“钝感”一词风靡日本,受到热烈追捧。

对于历史,渡边淳一有自己的反思。他曾发表文章《一百种理论不如一份良心》,回忆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因日本侵略遭受的无人待遇。渡边淳一写道:“同样一件事,加害者和受害者理解的方式会有天壤之别……加害者的任何理论,任何辩护都是苍白的。因此,日本决不应该企图用暧昧的语言逃避现实。”(凌朔)

《梦焰》

苗长水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梦焰》是一部现实军事题材小说,讲述了唐阁等一批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军中将领和赵文如月等“80后”年轻一代在军事对抗演练、征兵、香港防务交接、购买航母过程中体现的爱国热忱和强军梦,表现了当代中国军人的情怀和血性。

武侠叙事多变 侠义精神长留

□本报记者 黄尚恩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一部部武侠小说伴随着影视剧的热播,曾带给我们丰富的江湖想象。在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之后,不断有新的作家参与到武侠小说的创作中来,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近期,《人民文学》以较大篇幅推出了“武侠作品集”,发表了由韩瑜口述,徐皓峰、徐骏峰著的非虚构作品《武人琴音》以及陈崇正的《玉蛇劫》、赵晨光的《沧浪水》两篇短篇小说。《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但愿我们这番谨慎的尝试,能够稍稍呈现出时下武侠文学某种新的创作动向。”的确,武侠文学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除了按照传统的路子继续发展,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值得我们仔细去描述、总结。

以真实的武林代替浪漫化的想象

在《武人琴音》中,作者用“非虚构”的笔法写武侠,这的确体现了一种新的动向。《武人琴音》通过长者口述、后辈记录的方式,描述了尚云祥、韩伯言、韩瑜三位形意拳高手的武林生涯。这部作品与徐皓峰之前写的纪实文学《逝去的武林》形成呼应,后者写的是他二姥爷李仲轩的故事。李仲轩曾向唐维禄、尚云祥、薛颠三位形意拳高手学武,也是民国武林中的重要人物。徐皓峰在二姥爷生命的最后时光伴其左右,与之深入交谈,将其所述整理成《逝去的武林》一书。对民国武林世界的熟悉,为徐皓峰创作《道士下山》《大日坛城》等武侠小说、参与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徐皓峰说:“正是因为写了比较多的纪实文学,而且在大学听导演课程时,老师都特别强调素材的收集,所以我写起虚构的武侠小说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材料的真实性。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是《道士下山》,其实我原本也是想把它写成纪实文学,因为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物和每一个事件都有原型,只不过我加了一些虚构性的描写。”因此,徐皓峰的武侠小说都非常注重挖掘真实的武林故事,将故事的背景设定为武术家所处的真实时代、现实城市,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之外再虚构一个江湖”。

在徐皓峰看来,不同年代的读者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武侠小说。在传统的武侠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一个少年掉下山崖却偶遇奇人或者武功秘籍,最后一步步练成天下无敌的功夫,杀掉魔教中人,然后退隐江湖。这是一种“寻梦”、“圆梦”的叙事模式。这种浪漫的想象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需要通过武侠小说来完成一种“想象力的补偿”。他们更愿意了解真实的武侠世界,了解更接地气的武侠掌故,以及

武林中人的真实的人生感悟和内心世界。徐皓峰说:“传统武人的生活,只要我们能够真实地描写出来,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就是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这样生活了。用这些东西去代替传统武侠小说的浪漫化想象,是具有可行性的。”他结合电影《一代宗师》谈到,《一代宗师》其实是在讲武林的“规矩”。这些“规矩”渗透着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如此新鲜。

将武侠元素引入严肃文学创作

在《人民文学》刊出的这几篇作品中,陈崇正的《玉蛇劫》属于传统路数的武侠小说。主人公关大宝偶遇奇人,不知不觉练习“青麟虚步”神功,助人打退敌手,成为一派之主。在陈崇正看来,我们固然可以在武侠小说中注入一些“忧国忧民”的思想,但从本质上来说,武侠小说是一种供读者闲时消遣的文本,主要讲究“好读”、“好玩”,在此基础上再谈“寓教于乐”。他说:“我写的武侠小说大多没有什么目的性,也没有刻意强调要负载什么思想。我主要是在其中写自己的少年梦想,作为对现实的一种心理补偿。所以在叙事过程中,会加入一些偶然性的事件,使作品具有传奇性和趣味性。”

陈崇正谈到,他平时主要写的不是武侠小说,而是一些具有批判性的严肃作品。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武侠小说的元素引入到严肃文学创作中来。最近他写的小说《黑镜分身术》就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他在小说中设定了一种“分身术”的神奇法术。在现代社会中,有些人分身乏术,自然渴望分身术;但有一些人却害怕分身术,神奇的法术会成为噩梦。一个棋疯子,一天到晚找人下棋。他一关打完又打一关,从队里面打到乡里面,从乡里面再打到县里面,一直打到全国大赛。与此同时,下棋的功夫越来越高。作品中还涉及朋友之间的互助和对手的最终和解等主题,这与金庸很多作品的叙事模式是一样的。张大春也常常在想:如何保留武侠小说的种种元素,再让它产生新的活力,加入新的细节……于是就有了他的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

《城邦暴力团》是多种文学元素的融合,既有对台湾社

会、政治的现实描写,也有对江湖帮会文化的细细雕琢,已经很难说它是一部纯粹的武侠小说。评论家兴安说,张大春的这部小说是在1999年到2000年完成的,那时“武侠热”已近尾声,而酷爱武侠小说的张大春却借用武侠小说的形式,对过往流行的武侠小说进行了一次颠覆:文字和叙述的生涩冷僻让人产生陌生化和距离感,也让痴迷于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的读者在阅读上有一种挫败感。可是,你一旦进入其中,便会领悟中国侠义文学的传统和它恒久的魅力。

“武侠”在玄幻、科幻小说中的漫延

实际上,更多的武侠小说不是发表在刊物上或者正式出版,而是在网络社区连载。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玄幻、盗墓、科幻等类型小说“风起云涌”,给武侠小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很多作家,原来写的是传统路数的武侠小说,后来也慢慢引入其他类型文学的元素。这固然为武侠小说带来了新的转机,但有些评论家提出,武侠小说因此却被玄幻、穿越、科幻等元素所吞没,不再是武侠小说。在一些作品中,主人公就像在打通关游戏,很轻易就解决掉他碰到的所有困难,从中很难看到人的内心处境。

但在评论家邵燕君看来,不必为武侠小说在网络时代的命运过多忧虑。由于网络文学的影响,武侠小说可能因此变得“不纯”甚至被吞没,但只要能够保持一种“武侠精神”,我们就应该抱以积极的态度。比如,网络作家猫腻的小说《间客》是在科幻小说中融入了武侠的元素。武侠小说通常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主人公自己掌握正义的标准,不按照社会规定来行事;二是用拳头解决问题,体现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这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侠以武犯禁”。这些在《间客》中依然有明显的体现,只不过猫腻将叙事的背景从传统的江湖社会转移到虚拟的帝国和联邦之中。而且,小说中的打斗,也不像传统的那样相互过招,而是通过“战舰”、“机甲”进行激战。

邵燕君认为,武侠小说所书写的江湖社会更多对应的是传统的农业文明,而科幻小说的很多背景设置则具有一种前瞻性,并以一定的现实为依托。如果我们用古代的背景来书写今天的问题,可能会把问题简单化;但在设计未来的图景时,我们可能需要对现实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从而使设计出来的世界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当然,这只是相对的说法,需要每一个作家在写作时进行更加深入的思索才能实现。她同时注意到,对于成长于网络环境的年轻一代读者来说,“战舰”、“机甲”这类与动漫、游戏密切相关的元素,也许更加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产生一种阅读的共鸣。

《诗刊》颁年度新锐奖

本报讯 近日,2013年度《诗刊》“发现”新锐奖在江苏靖江颁奖,青年诗人徐钺凭借长诗《一月的使徒》获奖。评委会认为,徐钺的诗歌充满着精神世界的压抑与对抗、挣扎与宽慰,这使得其作品始终处于一种绷紧的状态,持续喷涌着激越的情怀。

据了解,自2013年开始,《诗刊》下半月刊推出了“发现”栏目,关注那些勤于探索的青年诗人和他们锐气十足的诗作。该栏目每期刊出一位青年诗人的新作,并匹配一些“锐评”,从两个向度对诗人诗作进行点评。在此基础上,诗刊社设立“发现”新锐奖,评选范围为当年度在“发现”栏目发表的作品。

颁奖期间,还召开了全国青年诗人座谈会,金柯、戴潍娜等十余位青年诗人汇聚一堂,共同探讨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关系。(石纹)

聚焦「谁来养活中国」

分子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品质,是一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作品。在作家笔下,这位农业专家内敛而深沉,敏锐而坚毅,在科学的道路上默默耕耘。

与会者谈到,《玉米人》较好地实现了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在文学叙事与新闻报道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发挥了各自的优良。作品既有对中原社会几十年发展的描写,也有对程相文人生的精细刻画,更有对农业问题粮食问题的思考。作家从生活中一些平常的细节切入,以真挚的情感气韵盘活了整部作品,让人物在最接近生活本质的层面上闪烁人性的光辉,在平实朴素的书写中,传递着动人心魄的力量。



4月29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和旅游部文化遗产开发司,罗马历史、艺术、民族人类遗产及博物馆联盟特署共同举办的“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是继中意两国五年文化合作计划下“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之后的又一精彩展览,全部展品都是首次来华展出。

巴洛克艺术是17世纪欧洲广为流行的艺术风格,聚集在罗马的众多意大利和欧洲艺术名家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艺术瑰宝。“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展由中意双方历时一年多精心策划,汇集了50件(套)17世纪意大利的绘画、雕塑和工艺品。这些参展作品来自罗马威尼斯宫国立博物馆、科西尼宫国立古代艺术馆、巴贝里尼宫国立古代艺术馆、基吉宫巴洛克博物馆、斯巴达美术馆等10余家意大利著名博物馆、艺术馆和收藏机构,包括卡拉齐、卡拉瓦乔、贝尼尼、科尔托纳、阿尔加迪等20余位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展览以17世纪罗马艺术史的发展脉络为主线,重点介绍和展示了罗马巴洛克艺术,同时兼顾同时期的其他艺术风格,为广大观众呈现了一幅17世纪罗马艺术的画卷。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15年2月底结束。其间,中意双方合作策划了巴洛克艺术讲座、意大利电影放映、组织观展征文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旨在让观众感受多元的意大利文化。今年7月底将进行一次展品更换,卡拉奇的《青年男子肖像》、卡拉瓦乔的《施洗约翰》、贝尼尼的《救世主半身像》届时将与观众见面。

(王宽/文图)